

途 征 上 重

著 瑩 冰 謝

Yung's Home Library

行 印 社 版 出 社 中

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

重 上 征 途

實價國幣二元五角

著 作 者 謝 冰 瑩

出 版 者 中 社 出 版 社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目 錄

自序·····	一
寫在前面·····	三
重上征途·····	一〇
在車箱裏·····	一六
舊地重臨·····	一九
南京一瞥·····	二二
恐怖的九一八·····	二五
戰地中秋·····	二九
『你們是那一個的人？』·····	三三

橋上的傷兵	三六
羊麗的村姑	四〇
戰士的血染紅了我們的手	四三
『我們是死不完的』	四七
『怕飛機』	五二
戰地砲聲	五五
兩個無知的老百姓	六〇
嘉定城巡禮	六三
又在戰場上見面了	六九
火線夜行	七二
信管的故事	七五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七九

恐怖的一日	八五
到上海去	九二
『千萬不要談戀愛』	九六
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〇〇
約法三章	一〇三
上海勞働婦女服務團	一〇七
敵人的祕密	一一二
在戰地過生日	一一七
太寂寞了到前線去	一二二
回到大倉	一二七
蘇州的警報	一三〇
歡迎新同志	一三七

軍民作合	一四一
瀏河的彈痕	一四六
再渡瀏河	一五〇
幫房東打豆子	一五三
三渡瀏河	一五五
審問漢奸	一五九
看炸彈	一六三
龍華月色	一六五
征募	一六八
大場之夜	一七〇
女人的確不如男人	一七八
真的病了	一八一

這難道是在做夢嗎	一八七
四渡瀏河	一八九
稻草被窩	一九三
榮譽獎章	一九四
第一次打擺子	一九六
俘虜	一九七
改選副團長	二〇〇
到蘇州醫病去	二〇二
丘八作家	二〇四
趙先生的傑作	二〇六
悲壯的離別	二〇八
安靜的生活	二一一

文學家的排長	二二三
少爺兵	二二七
父親的信	二二九
回到了嘉定	二三一
戰地是我的家	二二二
一個熱烈的集會	二二五
做客	二二七
他是中了漢奸的毒了	二二九
怎樣教育那些不守紀律的兵	二三二
謎一般的電話	二三六
撤退	二三九
蘇州的亂鐘	二四三

散兵·····	二四七
長了蛆虫的傷口·····	二五一
船老板逃了·····	二五五
馬柳特迦·····	二五八
『刮刮叫』·····	二六一
擄船·····	二六五
暴風雨中去無錫·····	二六九
惠山的風光·····	二七二
在水田裏打滾·····	二七六
莊小姐自殺·····	二八〇
酒與炸彈·····	二八二
拋錨的汽車·····	二八五

寄包裹的士兵·····	二八七
關於上海的消息·····	二九一
擠上了差船·····	二九五
蕭條的首都·····	二九八
意外的享受·····	三〇一
筆·····	三〇四
『我們在前線再見吧！』·····	三〇七

自序

我很高興，當我寫這篇序的時候，又來到火線上了！爲了趕着在我出發之前完成這部書，所以草草的把牠寫完，連仔細看一遍的時間都沒有，這是我所引爲憾事的。

本書的第一個讀者是維特，他對於我描寫東戰場退却的那十幾天生活，有點認爲不妥；原因是怕讀者看後有「淒涼」「失望」之感，然而我覺得藝術的價值貴在真實，何況東戰場退却是一件事實，而且是一段很值得紀念的事實，爲什麼可以不寫呢？

對於抗戰前途，我是始終抱着樂觀的！雖然在我親眼看到民衆那種顛沛流離，士兵和潮湧般退下，而敵人正在拚命向我們一步緊一步進攻的時候，我總相信不久

我們的失地就要收回的，所感到不大滿意的只是當時政治的力量發揮不夠，軍隊的紀律還欠嚴明，尤其是民衆太沒有組織，不能幫助抗戰。這些缺點，需要立刻糾正，因此我將一切耳聞目覩的真像，都寫出來，做爲前車之鑒。

這次台兒莊的勝利，奠定了戰時第二期抗戰勝利的基礎，也樹立了全國人民對於抗戰必勝的信心！加之近來各級政府和各地民衆所貢獻于抗戰的也都有很好的成績，完成民族解放這偉大任務的時間是一天天逼近了。親愛的同胞們，我們加倍地努力吧！不論在前線或者後方，我們要像在戰壕裏的戰士那麼英勇和敵人拚命，以促成最後勝利的快快來到！

冰瑩於淮南前線之洛河

寫在前面

記不清是去年七月二十幾了，我們在南嶽山療養院裏聽到了盧溝橋事變的消息，那時的冰瑩神經衰弱原已到了極度，腸胃病之厲害，更使我日夜愁慮不安！慘白的臉色，衰瘦的體軀，簡直使醫生看了都要害怕起來！

真是奇怪的事，當她在病榻上聽到了二十九軍正式抗戰的消息之後，居然狂叫狂跳起來，充分地表現出她內在的生命力，再也不像以前那末沉悶，抑鬱，沒有生氣了，她要求立刻回去長沙，不願意再在南嶽山養病了。自然我對於抗戰，也一樣地興奮；同時對於精神治療的效驗，也有相當的信心。趁着這機會，就鼓勵她去長沙發動文化救亡的工作。不過一個人做事的機會，往往不能盡如人意，我們剛剛準備下山，突然接到她的大哥自新化來電：『父病危，速歸。』可憐剛在活躍着的生

機，馬上又受了一個嚴重的打擊，富於感情的她，又在新喪慈母的悲痛中，自然不能不去侍奉她的垂危的老父了。

大約是她回家去兩個星期之後，「八一三」抗戰正式地在上海爆發了，她更急得發瘋。幸好這時她父親的病已渡過了危險期，她便藉口要搬全部行李回家，跑到了長沙，開始發動婦女戰地服務團的組織。那時候，我因為一面要結束平教會的編輯工作；一面又要着手編寫中正醫學院講義，整天埋頭在書案上面，簡直對於她的生活沒有時間去過問。看到她的精神奕奕，固然高興萬分；但是飲食起居，毫無規則，身體比在南昌時更壞了。所以在我動身去南昌的前夜，突然情感衝動起來，極力勸她一同去南昌再休養些時，等到身體稍為健壯了，然後一同去前線殺敵。她的回答是：『寧願死在沙場，不願在這大時代裏躲在後方過教授太太的生活。』她再三勸我『把愛情武裝起來，以民族國家的前途為重。』我看她的意志既然如此堅決，國難又是那末嚴重，也只得「捐妻救國」，允許她重上征途了。

× × × × ×

是九月十二號的晚上，同事馬振湘先生由長沙赴贛，替我帶去一只皮箱。我忙著打開來一看，首先發現了她的一張戎裝照片，上面題着「不滅倭寇，誓不生還」的誓言，使我見了之後，又高興，又難過。起初我埋怨她爲什麼不來南昌，同我見一面才走？後來經馬先生告訴我：「她們後天就要出發，不能離開團體。」這纔悵然無語，默然地望着照片祈禱她的前途勝利！

× × × × ×

十月十八的夜裏十一點鐘，寢室已經熄燈了，我還在點着蠟燭替學生改實驗報告，突然門房送來一個電報，已譯了的是：「冰傷，速來蘇州十梓街五十號四軍軍部」。這一嚇非同小可，幾乎把我急得哭起來，不用說這一夜我是不能閉眼睛的，不管明早准不准假，把行李大略地收了一下，就靜靜地等着天亮，去找王院長告假。第二天早晨，我便離開了南昌，在四天內趕到蘇州。雖然路上曾碰着敵機炸車

的危險，徒步背着行李趕了幾十里旱路，這都不覺得有什麼難受；只是怨恨輪船火車，走得太慢，心裏掛念着她的傷痕而着急，到蘇州會見了林秘書，首先第一句便問：『冰瑩在那裏？』『在前方。』『她不是受了傷嗎？爲什麼還不下來？』『沒有，她是病了，想要見見你，發電報時因爲前方來電話沒有聽清，所以就以「傷一代「病」了。』這時我才把心放下了一半，但仍然担心着她的病，急於要見她。誰知連夜趕到太倉，東找西訪，好容易在陸家宅找到了她們宿營的地方，進去一問，她已去上海兩天了，還不知幾時可以回來。幸而團員裏面有幾位是熟悉的朋友，她們給我許多好招待；並且告訴了我，關於她們團長——冰瑩的生活，健康，以及工作各方面的情形，使我不感寂寞。是林方女士告訴我的：『團長的精神太好了，她整天說話，整天跑路，整天忙着工作，沒有片刻休息的時間；然而身體反而比以前好得多了。』佩蘭女士也說：『團長太忙很了，白天沒有一點休息；晚上還有許多事做，從沒有好好地睡一下。』問她關於飲食的情形，她又說：『有時吃幾口硬

飯，有時沖一點乳粉，有時一兩天不吃東西，也不覺得餓。『這就使我耽心極了，「食少事繁」，本來就不是一種好的現象，何況她是因病不能進食，而又要勉強地担負起健康人所不能担負的責任來。

是第二天晚上，已經一點多鐘了，我爲着失眠，跑去門外一道小河邊散步，靜聽前方的砲聲，居然在兩點過後，被我等着了她和七八位由上海同行的朋友歸來。在朦朧的月光下，發現她削瘦的病容，嗓子完全啞了，說起話來，簡直不像她的聲音了。從這裏十足地表現出她的勞苦來。拿我在前方四天所親眼見到的情形來說，實在她那種努力從公的精神，太使我高興了！她一面是團員的保姆；一面又是老百姓的喉舌；一面要爲受傷的戰士裹傷、換藥、慰勞，一面又要爲整個的隊伍去向後方招募用品，宣揚英勇抗戰的情形；尤其是到前方去的記者、慰勞隊、參觀人士以及在戰區民運工作機關裏的人員，只要與軍隊有所接洽，差不多都要拿她做一個公共的傳話筒，她完全成爲軍民合作的橋樑了，難怪是那樣地多忙、多病！